

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欧阳科渝

1952年9月,我——一个13岁的小姑娘,扎一对小辫,蹦蹦跳跳地跨进了南京三中的大门,开始了长达六年的中学生活……过去了、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曾记得,我初中阶段的第一任班主任——林锡安老师,她教我们数学。从不见她发火,从不见她高声大喊,她以慈母的情怀感染我们,以清晰地表达传授知识。她脸上永远带着安详的微笑,以致我长大后看到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竟觉得我们的林老师和她多么相像。60多年前,她到我家家访与我和母亲交谈的情景仿佛就在昨日。

曾记得,高中阶段我们最喜欢听教三角的罗少诚老师讲课,他那抑扬顿挫而又诙谐有趣的语言为我们展示了数学的

无穷奥秘,不经意间我们就学会了条条公式定律。说起来至今仍感到好笑的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我们班还有一个与我名字相近的女同学,她叫“欧阳国渝”,罗老师提问时故意把眼睛在我俩身上转来转去,然后,拖腔拖调地喊“欧阳——”。后两个字半天不出来,吓得我心里咚咚直跳。

曾记得,黄起鸿老师讲述古代诗文时特有的韵味和他在我们作文上画的道道红圈;曾记得,吴静安老师、龙天觉老师给我们描绘的苍茫天际和化学微观世界迷人景象;曾记得,高三时班主任杨宁迅老师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他对学生的平和、尊重……

太多了,太多了……就是这些写就教育诗篇的老师言传身教,铸就了我当一辈子教师,一辈子语文教师的心愿。

如今,我也年近八旬,我可

亲可敬的老师们,你们还安好

吗? 中学阶段是人生最富有朝气和魅力的时期。我们那时,物质生活是匮乏的,但精神生活、校园生活则是丰富多彩的。

由学生会组织了话剧队、歌咏队、舞蹈队、器乐队……我当时是舞蹈队的成员。寒假里我们到水利工地上去慰问演出过呢。也是由学生会办的黑板报——《三中青年》要庆祝出版100期的生日了,主编万迪人带着我们一班编辑苦思冥想策划创意。

那时每年元旦前夜,学生会团委要在礼堂举办迎新舞会。我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尽情地唱,尽情地跳。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校长致新年贺辞,我们抱成一团,笑成一气,共祝新年好,年轻的心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升入高三,学业繁重了,但我们也没有关起门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团支部书记张振国、班长方进忠带领我们到栖霞山十月人民公社访问劳动。我们还曾踏着月色从学校出发抬着粪桶到雨花台区送肥下乡。当时的情景早已定格在我脑海中,月色如水、清风扑面、小路幽幽、万籁俱寂,我们一字儿排着长队,互相提醒:小心脚下。

高考后,我们班男生还组织了“保尔·柯察金”筑路队,参加把市内铁路移向城外的艰苦劳动。肩膀肿了,腿也肿了,没有一人叫苦,没有一人做逃兵。

火一样的年华,火一样的青春,绘就了一幅幅光彩照人的图画。

过去了,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衷心祝福母校的明天更美好。

微观

○○○

淡定的女儿

王爱学

看着身边的闺蜜一个个给孩子报了培训班,我也觉得该给女儿报一个。咱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昨天去幼儿园接6岁的闺女回家,路上经过一个乐器培训机构,于是带着女儿进去了解一下,出来我问女儿:“姐姐,跟妈妈说,你喜欢哪个?古筝、吉他、小提琴,还是钢琴?”

结果怎么也没想到,女儿看了我一眼,淡定地说:“妈妈,咱别乱花钱!”

真的没骗人

张海贞

周末那天因为有点事情需要外出,于是便嘱咐老公在家照顾四岁的儿子。儿子有点调皮,整天上蹿下跳的,而且经常把屋里折腾得不像样子,临出门前我还特别对老公强调说:“你一定要看好他,别让他又把我东西给翻得到处都是!”老公点头允允,然后说:“放心吧,这小子如果不听话,我会想办法修理他!”

等晚上我办完事情回来,发现儿子坐在沙发上闷闷不乐,好像哭过的样子,我猜想肯定是挨揍了,于是连忙上前问他:“宝贝儿,怎么了,是不是爸爸欺负你了?”一开始儿子就是不肯说话,后来被我问急了,儿子“哇”一声大哭了起来,委屈地说:“爸爸说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还说再不听话就不要我了!”

我笑着安慰他说:“爸爸那是骗你的,妈妈小时候也被外婆骗过,说妈妈是垃圾桶里捡的呢!”儿子依然很委屈,皱着眉头说:“爸爸没有骗人,是真的,他下午的时候都带我去看过那个垃圾桶了,垃圾桶还在那里呢!”

男子汉

洪艳

去幼儿园接孩子放学时,老师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儿子受伤了。因为前面同学没坐好,在保持平衡的时候挥舞着手,儿子的脸正好被他的指甲划出了两道血印。紧接着老师告诉我,儿子被划伤后,一直对老师说,同学是不小心的,没关系,被老师带到医务室擦碘伏时,还安慰老师,一点都不疼,自始至终没有哭。我蹲着看着血红的伤疤,听着老师的表扬,眼泪都快出来了,除了心疼,还为儿子大气的表现感动。一路握着细嫩的小手,心疼和欣慰并存,感觉到最珍贵的善良被我握在手中。

到家后我问他:“脸还疼吗?”“不疼了,晚上记得洗脸时不能沾水,医生阿姨说的。”

“好的。妈妈觉得你的伤疤太酷了,你的大气让伤疤成为了小小男子汉的标志。”“哦耶,太棒了!”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2@126.com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225



《面》黑白木刻 甘露

母亲在春天

□何昕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每到这时候,母亲就开始忙碌起来。

先把房前屋后院中那几块空地的土翻好,然后敲得碎碎的,晒上几天;找出上年收好的丝瓜、南瓜、扁豆、白菜等各色蔬菜种子,它们都是母亲精心挑选过的。把这些种子按各自遵循的节气、生长习性种下去,通常,墙边种的是南瓜、丝瓜、扁豆,大点的地面上,一畦一畦的是小白菜、油菜。

看起来不累,却是个细致活儿。中间要施肥、捉虫,还要经常浇水,费许多琐碎功夫,母亲的空闲时间几乎都放在这上边了。特别是浇水,半桶半桶地提了来,一棵一棵地浇,母亲不知要走多少路,弯多少次腰。其实因为离家在外,我现在很少看见母亲这样干活了。但那些场景太熟悉,只要一想到,就能清晰地浮现

在脑中。

慢食

□蔡源震

那天和闺蜜一块儿在外面吃饭,忽然闺蜜轻轻朝右前方呶了呶嘴道:“你看那个女人吃饭可真好看。”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忆着那个慢慢吃饭的女人,原来吃饭,也可以那么优雅。晚餐的时候,拿起碗筷,我正要去往嘴里扒饭,却是一愣,然后将自己的动作慢下来,用了原本两倍的时间来吃完,却发现没有了以往过饱的感觉,食物原本的味道一直在嘴里回旋,心情也跟着好了很多。

自那天以后,我开始慢慢地吃饭,享受每一口食物带给我的满足感,体会它们给予我特别的感受,于是心里充满了满足感,发现能够慢慢地在餐桌前吃饭,真的是一件值得感

的艰苦奋斗,做过若干种生意,已经积累了一笔不菲的财富,不仅能够完全解决子女求学、购房、成家等大问题,也足够夫妻俩养老所需了。他觉得人生的小目标基本达成,生意又做得太累,该歇歇了。

歇下来后,他忽然发现有太多的时间不知如何打发,他问我,我真的很羡慕他有大把的时间,我说可以养花弄草呀,也可以旅游散心呀;可以锻炼身体呀,也可以打球玩牌呀,我曾想建议他多看看书,之前他那么喜欢看书,可是没钱又没时间,现在这些都不成问题,可以圆梦了,但话到嘴边我又咽下去了。此时非彼时,如是这样,又何必问我呢?

其实,大多情况下,我们所陷入的困境,遭遇的困苦,面临的困惑,在他人看来,都算不上啥,我们又何必为难自己?困苦如影随形,我们更需要放开手脚;困惑由内而生,我们更需要自我救赎。

也许,“诗和远方”宜于梦中追求,更便于心中书写罢了。也许,已在“海里”的我们,说什么已经不重要,“我们尽管划吧”。

尽管划吧

□空瓶

闲来无聊翻旧书,纸上得来何觉浅?

重温著名小说家许地山的《空山灵雨》,再次跟随落华生畅游大千世界。《空山灵雨》中有句话至今难忘,不可谓不经典:“在一切的海里,遇着这样的光景,谁也没有带着主意下来,谁也脱不了在上面泛来泛去,我们尽管划吧。”

谁说不是呢,“在一切的海里”,我们面临的选择很多,大大小小的诱惑也很多,所以苦恼也很多,更因为我们个体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谁也脱不了在上面泛来泛去”。可话又说回头,“泛来泛去”岂能随波逐流,方向和力量可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哟。

朋友K先生基本上算实现了财务自由,却整天为自己无聊的生活犯愁,常对我说,他每天就是吃了睡,醒了吃,偶尔看看并不怎么喜欢的电视剧,或者一呆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像我有稳定的工作忙着,也就是每天有事情做呗。我不知道他是真的羡慕我们这些苦逼上班族、工薪层,还是有意无意地矫情卖萌。

这位K先生经过二十多年